



左图：新版白雪公主和美人鱼饱受争议。

一路体验着、思考着，直到水漫金山，小青同学终于“高考上岸”，对十二因缘的苦厄、人世的缥缈无常产生切肤觉悟，拥有了“人”的内核，并完成了“局外—入局—离局”的过程，类同“入世才能出世”“没观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”这样的道理。而法海和许仙位于执着的两极，反让白蛇成了牺牲品、殉难者，也让青蛇成了“超越”的象征。同时，法海戏份的大大强化，也是僵化的威权秩序与不可控感情之间“大斗法”的体现。这个很出名的和尚，还是影片里一个很立体的人物，从开场误收蜘蛛精后的犹疑，到目睹孕妇产子时的震撼，再到被青蛇诱惑后的恼羞成怒，尾声处承认“我错了”，可见更年轻、更俊朗的徐克版法海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“老秃驴”“老顽固”。

总之，只要是更“活络”的颠覆，都行，没什么不可以。

又比如《格林童话》《安徒生童话》等经典，其中诸多知名篇章当下通行的版本，与其“出场设置”大不相同，都是根据时代变迁做过调整的。而同样迷恋童话的迪士尼，新版《魔发奇缘》让困在高塔上的公主自我解放，不爱王子爱小偷；《公主与青蛙》里的假公主与变成青蛙的真王子接吻后，王子还是青蛙不说，连累假公主一道由人变蛙双双傻眼；《沉睡魔咒》和《冰雪奇缘》干脆让王子更加边缘化，转身歌颂“womance”（woman + romance，亲情/友情向女子罗曼史，或者说，疑似百合擦边球？）的清新美好，也是时代精神打下的一个个思想烙印。

遗憾的是，迪士尼如今作茧自缚，最近几年新推出的《小美人鱼》《白雪公主》等等，看似过分颠覆、过分正确，其实奸诈偷懒耍滑头。1937年《白雪公

主和七个小矮人》的成功，让这位“祖母级”的绝美小仙女成为公司的象征。1951年公司经营困难，又是公主（《灰姑娘》）在艰难的时力挽狂澜。1989年渴望进入另一个阵营的《小美人鱼》，开启了后冷战时代新一轮的迪士尼文艺复兴。新千年之后，随着女性觉醒和平权的兴起，价值观陈腐的旧公主IP已经不再讨喜，迪士尼遂于2000年启动“迪士尼公主”品牌，集纳旗下经典公主，此后的20多载光阴，试图通过不断调整加冕公主的名单，重塑“迪士尼公主”在观众心目中“金字招牌”的固有印象。

几位新公主的故事，强调公主个人心智和力量的成长，更符合新时代的胃口。而对于古典公主们，迪士尼采用真人重制版的方针，以唤（榨）醒（取）古老血液的剩余价值。但新瓶装旧酒毕竟不是旧瓶装新酒，视觉再炫目，内容乏善可陈、制作方式保守得让人无语，只能迎来票房滑铁卢的结局。

颠覆须奇不可庸。可以暗黑、可以无邪，就是不能“老吃老做”，抄来改去整劈叉了。古典故事中恒常不变的不是角色，而是文本中衍生出的抽象概念——这些抽象概念通常具有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强大能力。把握住这种能力，魔法方可施展。■